

[阿库乌雾]跨文明叙事：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新启示

发布日期：2008-01-15 作者：阿库乌雾

【打印文章】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后工业文明的急速发展，世界进入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形形色色的纸制媒体和电子传媒，以及全球科技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入影响了整个世界当代文化的发展走势。一方面，西方进入后殖民时代，西方中心论遭到持续不断的置疑、反诘和解构，中西方渴求平等沟通和对话的呼声日渐高涨，历史形成的文化鸿沟不断填平，文化隔膜不断消除。另一方面，在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下，第三世界话语权的逐渐树立，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再次被强调，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生生不息的文明传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和彰显。受这一当代世界文化转折语境的深度影响，抛弃“文化封闭”和“文化吞并”的旧观念旧思想，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重新获得自我认同、自我尊重，同时获得主流汉语文化圈从未有过的认同和重视。自然天成、丰富厚蕴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再次焕发出青春异彩，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和各门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和独特丰厚的人文价值。

就文学领域而言，20世纪9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学科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在承认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寻求文化宽容、文化平等和文化融合，进而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同时得到重视，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进入到多文化的、全球的、跨学科的、比较存在的时代。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查尔斯·伯恩海默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比较文学》的报告中指出：“比较学者应对所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保持敏锐的体察，因为正是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他还强调比较文学学者要努力扩大自己的语言视域，具备跨语种比较研究的能力，要考虑到“一种母语在创造人的主体性，构建认识的模式、幻想、群体生活的结构，锻造民族性的特质，表达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抵抗和接纳的态度时所扮演的角色。”^①这一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世界视野的形成，而且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深度变迁。

在简单梳理了当下世界文化语境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趋势，以及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所形成的必然影响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与精神叙事也受之影响，已经和正在步入一个跨国际、跨民族、跨语言的“跨文明叙事”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一、语境：“跨文明叙事”的可能性条件

除了上述国际文化与文学语境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进入“跨文明叙事”的可能性还可以从以下角度去认识：

第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主体身份的跨文明性。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作血缘身份调查时，我们会很快发现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叙事者，其叙事主体的血缘身份是模糊的或是混血的。在当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诗人群体中，有部分至今还可以被称之为较为严格地保持了其个体民族血统传承和文化延续的“血统纯正”的“血缘民族作家”；但是，更多的则是在历史演进中不同程度地“实际混血”之后再度进行族群身份的理性认同与自觉选择的“文化民族作家”；还有一大批一直从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题材书写与少数族裔历史叙事的完全非中国少数民族血统的国内外“他者民族作家”。比如参加于2005年8月22日—25日在凉山美姑县“人与自然——诗意的美姑”国际笔会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的马克·本德尔博士就是一位典型代表。其次，叙事主体的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叙事主体具备这样几重文化身份：本民族知识者身份，汉语知识者身份和当代知识者身份，以及文学艺术知识者身份。从血缘身份到文化身份都十分典型地表明了叙事主体身份的跨族际、跨语言、跨文化、跨知识体系的“跨文明”性存在。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那样，文化身份的模糊性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②

第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载体——汉语的跨文明构建。在当代中国，汉语以其巨大的吸附力和整合力已经确立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母语”，在汉语叙事和汉语书写全面替代各少数民族母语叙事和母语书写的过程中，汉语也同时被具有语言创造自觉的优秀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们所“改造”为融入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精神质素、艺术情感基因和语言智慧的“第二汉语”。汉语和少数民族优秀作家诗人之间逐步实践着“没有事物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改变”的双向建构和双向创造的生命哲学的深层规律。

第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主题的跨文明构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叙事的“主题”不再是过去“英雄时代”那种表现单一民族“自然历险”进程中古老的生命记忆、简单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的生存精神与心路历程。而是逐渐走向“寓言时代”不断深入挖掘本土人文资源，探索族群生存与人的生存高度统一的生存寓言，密切关注当下人类共同遭遇的生命现象和精神命题，与当代世界文

